

中东民族与宗教问题新动向

唐志超

[内容提要]中东素来是全球民族、宗教矛盾与问题最突出、最集中的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纷争与矛盾不仅是中东地区乱象丛生的主要表象,也是该地区长期动荡不宁的重要根源。“9·11事件”后,尤其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中东民族、宗教问题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诸多特点,并给中东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带来重大影响,不仅造成该地区局势动荡、地缘政治重组,也给美国的中东政策带来严重挑战。

[关键词]中东 民族 宗教 伊斯兰教

[作者简介]唐志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中东室主任、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东政治、外交、安全以及能源等问题研究。

中东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生活着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突厥人、库尔德人等诸多民族。近代以来,随着奥斯曼帝国瓦解以及欧洲殖民侵略的加深,中东民族、宗教矛盾日益呈现。二战后,这一矛盾愈加尖锐复杂,并导致地区战争与冲突不断,如阿以问题、两伊战争、黎巴嫩内战以及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蔓延等。其中,阿以矛盾最为突出,它集中体现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两大民族、宗教之间的对抗,迄今先后引发六次大规模战争,成为中东地区持续半个多世纪动荡不安的根源。“9·11事件”后,布什政府竭力推行新中东政策,大力推进反恐和“民主”改造,发动伊拉克战争,极大地刺激了中东民族、宗教方面的问题和矛盾发生新变化。

首先,传统的阿以矛盾在整个地区纷争中的地位呈整体下降趋势,巴以矛盾逐渐成为核心问题,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中东问题核心的地位大大弱化。阿拉伯世界内部在对以色列问题上日益分裂,越来越难以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统一战线,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对以政策日趋温和、务实。除埃及、约旦和毛里塔尼亚与以色列已建交外,近年来沙特、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等国也明里暗里与以

色列进行接触和交往。在反以斗争中,巴勒斯坦人越来越像是孤军奋战。与此同时,巴勒斯坦问题日渐淡出全球和地区问题的议程。这很大程度上与中东和平进程停滞、人们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信心和耐心下降有关。“9·11”后,美国和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实行新的政策,美促和力度大降并竭力配合以色列打压巴勒斯坦,加上巴、以各自内部纷争日增,使外界促和热情和力度减弱。在此背景下,中东新的热点和重大问题层出不穷,其重要性日益超越巴勒斯坦问题。如伊拉克战争及战后的持续动荡、伊朗核危机、恐怖主义、黎巴嫩战争及黎内部教派冲突再度爆发等,这些新问题极大地转移了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关注度及外交、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投入。另外,中东地区的其他问题与巴以问题的关联度日益下降。过去,巴勒斯坦问题被视为中东地区一切问题的核心,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独裁、军备竞赛等一系列问题都或多或少与其相关,但现在这种关联度越来越小。伊拉克问题已逐步取代巴勒斯坦问题成为恐怖主义和反美极端主义的主要根源。

其次,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日趋衰落,伊斯兰政治力量不断崛起。二战后,中东政治进程中一个最重

要的特征就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空前发展,并占据了近半个世纪中东政治的主流。其主要标志是,以埃及的纳赛尔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阿拉伯民族复兴运动在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蓬勃发展,阿拉伯联盟成立并不断壮大,围绕巴勒斯坦问题出现了阿、以两大阵营。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等思想在中东蔓延开来。但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阿拉伯民族复兴运动日趋走下坡路,这以 1978 年埃及与以色列的媾和为第一步,萨达姆伊拉克政权的消亡则是终点。现今,阿拉伯世界日益分裂,各国国家利益超越了阿拉伯民族利益,在事关阿拉伯世界切身利益的诸多重大事项上很难达成一致。阿拉伯联盟峰会因种种分歧迟迟不能举行,一再推延。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甚至一度提出要退出阿盟。^①与东亚、非洲、拉美等第三世界地区一体化蓬勃发展相比,阿拉伯国家一体化进程缓慢,阿盟内部合作停滞不前。与此同时,“去阿拉伯化”和“去中东化”动向却日益显现,如北非许多阿拉伯国家日益向非洲和欧洲靠拢,海湾国家更专注于次区域集团的发展,暴露出对阿拉伯世界不能团结一致的失望情绪。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淡化、领导人的代际交替、全球化的严重冲击以及中东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边缘化,推动了伊斯兰政治的兴起及意识形态地位的上升。正如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所指出的:“伊斯兰教将填补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文化真空,并为该地区绝大多数人民提供政治基石。”^④在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已失去统治地位,伊斯兰因素在伊政治进程中正发挥更大作用,伊斯兰教被确立为国教,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达瓦党”等伊斯兰色彩浓厚的政治组织主政,什叶派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则在社会各方面具有广泛影响力;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真主党和哈马斯分别在选举中赢得重大胜利,哈马斯还成功组阁;在土耳其,具有伊斯兰色彩的正义和发展党(AKP)稳稳掌控土政府,民意支持率不减。此外,埃及、约旦的穆斯林兄弟会、摩洛哥的正义与发展党等伊斯兰组织也获得新的发展。

第三,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盛行,伊斯兰世界内

部分化加剧、矛盾增多,激进伊斯兰兴起并日益与温和伊斯兰形成严重对立。从整个地区层面看,中东国家在不同时期曾先后形成过几大阵营,如围绕巴勒斯坦问题的阿以两大阵营、围绕对以媾和问题的阿拉伯温和(以埃及和约旦为代表)与强硬(以叙利亚和伊拉克为代表)两大阵营、围绕美苏对抗的亲美(以沙特、约旦为代表)和亲苏(以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为代表)两大阵营等。目前,传统阵营基本瓦解,而温和与激进势力则成为基本营垒,前者以埃及、约旦和沙特为代表,后者以叙利亚、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伊朗为代表。此外,受伊拉克战争的影响,什叶派崛起成为中东新的政治和宗教现实,并可能打破一千多年来中东以及伊斯兰世界内部逊尼派占主导的力量对比。作为最大的什叶派国家,伊朗成为伊拉克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宿敌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伊拉克转瞬间成为盟友,深陷于伊拉克的美国对伊朗束手无策,伊朗的地区影响不断扩大;在伊拉克,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什叶派在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开始主导政坛,而逊尼派被边缘化,两者间的教派纷争因此不断加剧,并构成了伊拉克稳定的一个重大威胁;在黎巴嫩,什叶派主导的真主党势头正猛。在埃及、巴林、沙特和也门等有着诸多什叶派穆斯林的国家,什叶派也备受鼓舞,提出了权力诉求。什叶派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促使逊尼与什叶派的竞争扩大到整个地区,以致约旦国王公开警告会形成一个德黑兰-巴格达-大马士革的“什叶派新月地带”^④。

第四,中东几大主体民族的地位正在发生历史性变迁。长期以来,中东五大主体民族的发展一直呈不平衡特点。如曾为中东主人之一的犹太人早在公元 2 世纪就被罗马人放逐到全球,离开家园。而土耳其人则是西亚的后来者,最早可追溯到公元 7-8 世纪。因此,在历史上,中东基本上先是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争雄,15 世纪突厥人崛起,奥斯曼帝国

^① “Libya Is Persistent to Withdraw from the Arab League” *Arabianews*, Oct 30 2003.

^④ Richard Haas, “A Troubling Middle East Dawn,”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16 2006.

^④ “Jordan’s King Abdullah II Talks with MSNBC’s Chris Matthews” <http://www.msnbc.msn.com/id/6679774>

开始与波斯长期抗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犹太人在英国大力支持下大举重返巴勒斯坦,并于 1948 年建立以色列国,以不到 600 万的人口与人数多于自己百倍的阿拉伯世界长期抗衡,却赢得了优势地位。库尔德人长期散居各地,一直未能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但两次伊拉克战争使其命运发生历史转折,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在美国的保护下成立了自治政府,建立了“国中之国”,不排除日后独立的可能。

目前,中东这几大民族的地位正发生一系列变化。阿拉伯民族人口众多,但发展日显滞后,地位下降;两次海湾战争极大地削弱了反以的阿拉伯强硬阵营,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垮台,叙利亚处境孤立,其对手以色列的绝对优势地位进一步强化。库尔德人上千年来首次成为中东政治舞台的主角之一,伊拉克库尔德人权力与地位不断巩固,并带动散居邻国土耳其、伊朗、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也跃跃欲试。自 1979 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在中东一直遭到抵制和孤立的伊朗,因地缘政治与安全环境的改变(宿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相继垮台、伊拉克什叶派的掌权),影响空前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大主体民族还开始形成新的互动关系,如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形成针对库尔德人独立建国企图的联合阵线;库尔德人的崛起让以色列发现了新的非阿拉伯地区盟友,以色列多方拉拢库尔德人;历史上阿拉伯国家与伊朗构成对以色列的统一战线,但如今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开始暗中合作以围堵伊朗。

第五,民族与宗教问题在整个中东地区蔓延,许多国家都面临日益严重的民族、教派或部族矛盾与冲突。长期以来,中东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矛盾与冲突并不突出,但是伊战后问题日益凸显。经历了长期内战的黎巴嫩再次陷入教派争斗,前总理哈里里等多名政要遭暗杀;巴勒斯坦陷入哈马斯与法塔赫两雄“争霸”时代,出现内战迹象;战后伊拉克陷入民族、宗教冲突漩涡,面临国家一分为三的分裂威胁;伊朗笼罩在核危机的阴影中,一些少数民族分裂组织如俾路支、库尔德武装等在美国支持下不断发动反政府的武装袭击活动;在土耳其,一度趋于平息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活动再度活跃,频繁制造袭击

事件;在苏丹,掺杂民族和宗教矛盾的达尔富尔问题旷日持久,冲突不断升级;在也门,政府军与什叶派部族武装的大规模冲突时有发生。

中东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多有其历史成因,既有本身的惯性,也有外力的作用。西方在中东搞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是其重要外因。尤其是一战后,中东民族、宗教问题的日益突出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列强恣意妄为的结果,其中最典型的巴以冲突就是欧洲历史上长期排犹以及英国人为转嫁包袱而支持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直接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长期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致使巴以问题久拖不决,并一再爆发战争和流血冲突。同样,美在阿以问题上长期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也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反美的最主要动因。伊斯兰复兴固然与伊斯兰世界内部一系列深层危机相关,但更是弱势群体对来自西方强势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入侵的被动回应。

当前中东民族宗教问题的新发展则与“9·11 事件”后美国的新中东政策紧密相关。美《时代》周刊一针见血地指出,布什的中东政策或许目标崇高,但却推波助澜,把中东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该刊还列举了布什在中东所犯的“五大致命错误”:不支持巴以谈判进程、入侵伊拉克、对伊朗判断有误、没有很好地帮助以色列、疏远了穆斯林并削弱了温和而亲美的阿拉伯人的政治地位。^①当前中东乱局,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一手造成的。美国这五年来的政策“在中东制造了一场全面灾难”。^②布什政府不仅违反国际法发动战争,还在伊错误地复制黎巴嫩的教派分权模式,致使伊拉克内部矛盾复杂化和教派化、民族和教派冲突愈演愈烈甚至面临国家分裂的威胁。“伊拉克战争打开了内战的潘多拉魔盒,激进的伊斯兰分子与温和的穆斯林之间,逊尼派和什叶派以及其他教派之间都爆发了内战。”^③而且,这一冲突日益向边界外扩散,更多地区国家卷入其中,并

^① “The Five Fatal Mistakes of Bush's Mideast Policy,” *TME*, Nov. 28, 2006

^② “Bush Has Created A Comprehensive Catastrophe Across the Middle East,” *The Guardian*, December 14, 2006

^③ “2007 年展望:阿拉伯世界内战,美国影响减弱欧洲势力增强,能源争夺”,[西班牙]《国家报》,2007 年 1 月 2 日。

引起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包括伊朗影响的扩大。

中东民族、宗教问题的新变化对该地区地缘政治关系、地区与全球安全以及美国的中东政策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当前,民族、宗教关系新一轮变动、分化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使中东陷入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的紧张、纷争、对抗,地区国家关系以及政治格局重组,原有民族和教派矛盾更趋复杂化,进而给该地区未来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当前的中东已取代了冷战后的非洲,成为全球冲突最集中的地区,地区战争、内战、恐怖、暴力前所未有地同时呈现在中东舞台上。可以预计,这一动荡局势将在大中东持续相当长时间。

与此同时,新的民族、宗教紧张恶化了地区国家关系,催生了新的竞争性地区集团,不利于中东的安全与稳定。针对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隐约形成一个新的“战略联盟”,¹以埃及、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组成了温和阵线,并对叙利亚既打又拉,对伊朗进行遏制,而对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政府则不予承认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十字军”(美国)和伊朗已成为一些阿拉伯逊尼派极端分子心目中的三大敌人,伊朗甚至排在美国和以色列之前被指为“伊斯兰文明”的毁灭性威胁。^④

目前,两大阵营围绕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此外,埃及、巴林、沙特和也门等国的什叶派中也出现了动荡迹象。2007年2月,巴林的什叶派抗议者与安全部队发生一系列冲突。2007年以来,也门政府军一直在也门北部与什叶派部族进行大规模军事冲突,也门多次指责伊朗支持其叛乱分子,并召回驻伊朗大使以示抗议。^④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称,大多数什叶派更忠实于伊朗,而不是它们所生活的国家。这一讲话被什叶派学者视为“推动整个地区走向内战的引擎”。^⑤沙特国王则声称,由伊朗支持的、企图让逊尼派改信什叶派教义、并企图削弱(逊尼派)历史权力的运动必将失败。^⑥为阻击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扩大,沙特驻美国大使的安全顾问纳瓦夫·奥贝德警告:如果美军撤离伊拉克,那么沙特就要大举介入,如向逊尼派提供资金、武器和后勤支援,提高石油产量以降低油价

打击伊朗经济,阻止受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武装分子屠杀伊拉克的逊尼派。^⑦

两大阵营在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等国的交锋给这些国家乃至整个地区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进一步加深和激化了旧有矛盾。用沙特官方新闻社的话说,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冲突已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危机”。^⑧

中东民族、宗教矛盾也影响了地区一体化的步伐,致使有关国家民主改革步伐放慢甚至停顿。新的矛盾给地区国家带来新的压力,不仅牵扯了政府的注意力,也转移了资源的投入方向。一方面,民主进程停滞不前。根据一家美国机构的最新调查,在马格里布-中东地区的18个国家中,只有1个国家(以色列)是“自由”国家,6个国家“部分自由”,11个国家“没有自由”。⁽¹⁾另一方面,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前景更加缥缈,伊拉克战争前曾一度蓬勃发展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已经中断。在2007年3月举行的阿盟峰会上,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痛心指出,“自60多年前阿盟成立至今,我们离‘统一’越来越远了”。⁽²⁾相反,在伊朗核计划以及地区大国力量对比变化的推动下,埃及和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也纷纷推出了核计划,中东军备竞赛愈演愈烈,中东军火库的不断扩张显然不是和平之兆。○

(责任编辑:黄昭宇)

¹ 卡韦赫·L·阿夫拉西亚比:“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中东新‘轴心’联盟?”香港《亚洲时报》,2006年11月24日。

^④ “As U.S. Puts Pressure on Iran, Gulf's Religious Rift Spread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26, 2007.

^⑤ “Yemen Retakes Ground From Rebels” *Al-Jazeera*, May 13, 2007.

^⑥ “Mubarak's Shia remarks raise ire” *ISN Security Watch*, April 10, 2006 <http://www.isn.ethz.ch/news/sw/details.cfm?ID=15434>

^⑦ “As U.S. Puts Pressure on Iran, Gulf's Religious Rift Spread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26, 2007.

^⑧ Nawaf Obaid “Stepping Into Iraq”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9, 2006.

^⑧ 卡韦赫·L·阿夫拉西亚比:“打破美国撒下的逊尼派围网:伊朗与沙特‘破冰’?”香港《亚洲时报》,2007年3月8日。

⁽¹⁾ “民主在全球倒退的一年”,[法]《回声报》,2007年1月31日。

⁽²⁾ “两圣地之仆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在开幕式上的讲话”,阿盟驻华代表处编《阿拉伯之家》,2007年5月,第52期,第3页。